

全国职工报告文学作品选登

# 一个和八个

□ 张世斌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人,当着国有企业的副总经理,却因为看不惯身边的蝇营狗苟,索性主动把自己放逐到白手起家的逼仄地重新创业,你信吗?

如果说这个人不自卑自己走了,单位里竟然还有好几个人(不乏头脑)离职追随,不问薪酬待遇不说,还要跟着拿出自己的钱一道创业,你信吗?

如果我再说这个人至今言必称“老子”和“马克思”,尊崇《道德经》,常说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理想,一门心思要让手下的员工享受社会主义普遍幸福感,你信吗?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

我信的理由很简单:我认识这个人,知道这个人所有的故事。

这个人叫林自强。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供水公司。16年前,他和8个弟兄白手创业的故事,如今听上去好像一段很久远的传说,从来不需要提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可是,真要带着兄弟们走的时候,林自强的心又变得沉甸甸的。“他们为我放弃了安逸的工作,我又能给他们一个怎样的未来呢?”

**聚集**

春节刚过,林自强就开始进行开发区排水公司的实质运作。

从石家庄市的家里出发,骑着凤凰28自行车,路越走越窄,直到大片大片的玉米地铺陈眼前,就算到了新单位的地界儿。



“老林要走了!”听到这个消息,黄建民一点儿都没惊讶,倒是心里盘算着自己的事情——“老林是父亲的徒弟,可交可信。他要是离开公交公司,我一定要跟着走。”

同在一个单位,谭彦斌听说老林要走,心里挺难受。跟着老林干基建,大整修一次又一次,忙得很,却着实快乐。老林这一走,自己的心里还真有点没着没落的。

容文生是在春节串门拜年时知道老林要走的,毫不含糊地摺给林自强一句话:“你就走,别把我丢下!”

“先等等,我这边什么都没有,别耽误你们!”林自强一律这么回答。

时光回溯,定格在1993年。那一年,林自强面临着一次机会,也面临着一次人生的抉择。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刚刚审批成立,美好的规划都在图纸上,现实仍然是一片庄稼地。成立开发区,首先需要打实动手的就是基本建设。其中,给排水系统建设负责人的人选,开发区管委会瞄上了林自强。

个子不高,小眼睛,戴副眼镜,很有点儒雅之气。关于林自强,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有所耳闻。他从石家庄市自来水公司调任市公交公司出任副总经理,敢创新,敢改革。提起“林自强”三个字,很多职工暗自都会敬佩地跳起大拇指。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开疆拓土的良好。

新单位说是单位,其实什么都没有。没有办公室,只能从附近村子村民家先租了一间房。没有牌子,林自强用毛笔在门上写上“办公室”几个字。新单位也没人,却要打第一口井,多亏自来水公司的弟兄们赶来帮忙。

曾经生硬地用“身无分文,一无所有”拒绝弟兄们的林自强,这时候再也不嘴硬了,既然已经“身无分文,一无所有”,再没有几个生死相依的弟兄,创业还不就是一句空话!

招人的消息散出去,居然第二天就有人找上门。

李景森自家开车做买卖,听说林自强招人,赶紧报名。

“自我介绍一下吧。”林自强说。

“我是复员兵,自己家开货车,最近不干了。”李景森答。

“复员兵啊,好!”一听来人当过兵,林自强心里高兴,冲着李景森说:“车钥匙给你,正好上午去接个老师傅。”

李景森没含糊,问好路就出发了。就这样,两人谁都没提薪水的事儿。

第二个外招的人就是王敏学。

温文儒雅的一人,说话办事很有分寸,林自强第一次见王敏学就觉得很有脾气。问过情况后,原来又是一个部队转业干部。

林自强愿意收,在兵工厂当人事干部的王敏学却犯犹豫。“租用民房当办公室,像个皮包公司。”王敏学回家后跟老婆说。

10多天后,王敏学再次登门。这一次,林自强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

“说起公司的未来,老林滔滔不绝,还兴奋地拿出图纸给我看,一下子就把我也感染了。”仿佛鬼使神差,王敏学相信了自己对林自强的直觉。

黄建民来了,谭彦斌来了,容文生也来了……无论是过去的老同事、多年的邻居还是萍水相逢的人,都让林自强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正在强大起来。

## 集资

人有了,钱还是一分也没有。

开发区管委会说得明白——钱没有,人没有,事情还得干,工程干起来,分期结算再给钱。

没有钱,怎么才能干起来?林自强满腹愁绪。林自强的父亲是老干部,人虽退休了,深明大义的气质还在,儿子创业没钱?把家里的存折拿走,不多,但也是个意思。就这样,一辆二手的北京吉普晃悠悠地开进了开发区,公司有了唯一的一辆公车。

可是,一个退休干部的钱又能撑多久呢?没过多少日子,林自强知道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独自撑下去了,悄悄地动起“集资”的念头。

其实,公司没钱的事情,大家心里都清楚。在庄稼地里办公,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这个样子摆在明面上,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每个人都清楚。

林自强想了想,还是开口:“老容,公司没钱了。”

容文生想都没想,平静回答:“没钱拿呗!别太多就行,多了拿不起。”

接下来,容文生找到谭彦斌:“公司没钱了,需要大家集资。先做准备吧,可能需要每个人凑上几万块钱。”

“行,既然要跟着老林干,没的说!”谭彦斌回答得很坚定。

……

没过几天,公司用来打第一口水井的钱就凑了起来。

林自强,出资8万元。

跟随林自强出资的,还有八个人:

黄建民,父亲是林自强的师傅,原公交公司职工,出资8万元;

李景森,复员军人,公司司机,出资8万元;

王敏学,从总参某兵工厂人事处调过来,出资5万元;

谭彦斌,原是公交公司基建处工程师,出资5万元;

容文生,原在公交公司行政处主持维修工作,出资5万元;

魏聚忠,林自强的邻居,出资5万元;

侯旭升,原是公交公司基建处副处长,出资5万元;

武晋强,原是公交公司电工,出资8万元。

一个和八个,就这样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出于对一个人的信任,八个人就这样将自己的未来交给了一个人。

有了57万元启动资金,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为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排水公司正式成立。

保留至今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公司自筹资金,属于自收自支的企业单位”。耐人寻味的是,在原始手写的《关于筹建“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排水公司”情况的报告》里,还有这样两段话——

“企业总经理采用企业职工直接选举的形式产生,通过民主测评,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坚持民主监督,防止官僚作风的滋生,防止玩忽职守、贪污腐败问题的发生,保证公司的基业长青。”

“企业领导带领全体职工排除困难,努力做到‘企业兴旺发达,个人心情舒畅,家庭幸福美满’。”

一个充满乌托邦理想的理想,在这里勾勒出最初的雏形。

在签下自己名字的同时,林自强和八个兄弟按下了各自的手印。

鲜红的手指印——中国人传统的承诺方式,16年后的今天再去看,“一个和八个”那份决绝的决心依然打动着每一个人。

就在租借的民房里,公司挂上了牌子。鞭炮声中,大家合影留念。今天,照片被岁月的沧桑涂抹上老旧枯黄影子,但是,画面上那些略显青涩的面孔,却依然充满了无限的朝气。

## 创业

未来,显然是从异常的艰苦开始的。水源,是供排水公司当家立命之本。集

## 出走

“老林要走了!”听到这个消息,黄建民一点儿都没惊讶,倒是心里盘算着自己的事情——“老林是父亲的徒弟,可交可信。他要是离开公交公司,我一定要跟着走。”

同在一个单位,谭彦斌听说老林要走,心里挺难受。跟着老林干基建,大整修一次又一次,忙得很,却着实快乐。老林这一走,自己的心里还真有点没着没落的。

容文生是在春节串门拜年时知道老林要走的,毫不含糊地摺给林自强一句话:“你就走,别把我丢下!”

“先等等,我这边什么都没有,别耽误你们!”林自强一律这么回答。

时光回溯,定格在1993年。那一年,林自强面临着一次机会,也面临着一次人生的抉择。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刚刚审批成立,美好的规划都在图纸上,现实仍然是一片庄稼地。成立开发区,首先需要打实动手的就是基本建设。其中,给排水系统建设负责人的人选,开发区管委会瞄上了林自强。

个子不高,小眼睛,戴副眼镜,很有点儒雅之气。关于林自强,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有所耳闻。他从石家庄市自来水公司调任市公交公司出任副总经理,敢创新,敢改革。提起“林自强”三个字,很多职工暗自都会敬佩地跳起大拇指。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开疆拓土的良好。

走,还是不走?问题摆在林自强面前。

林自强心里明白,在一个习惯了暮鼓晨钟的国有企业里,一个人的理想只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他试过,也碰过钉子,私下的赞誉再多,也抵不住那些明面上的风言风语。三人成虎,莫须有的非议让人寸步难行。

如果走,自己有什么?除了一个总经理的虚衔,既没有一分钱,又没有一个人,难道就靠空空的两手去搞开发区的基本建设?

这个时候,谭彦斌来了,容文生来了,听到风声的老同事都来了。或有意或无意的试探,或清晰或模糊的表态,让林自强的心里燃起未来的希望。想到可以在一片白纸上自由作画,林自强莫名地开始兴奋起来。

走!林自强下定了决心。

叶廷滨

# 掉进坑底

我确信,这一回我是掉进坑底了。1983年秋天,在我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张当天出版的报纸,不知是谁放的,但我知道,这是不祥的物件。我拿起来,上面第四版是一整版批判我的文字,传言变成了事实,是祸躲不过。我眼前发黑,脑袋嗡的一声,面前的这张报纸像一张巨大的电影幕布,上面的字都没有了,有的是我这两年经历的一切!

最早的根源是一场家庭纠纷。这种纠纷,放到今天几乎不可能有人关心和过问,只是那时“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很紧,而我就成了精心寻觅到的活靶子。当时我还在北京上大学,我们这一代人,高中毕业就下乡下工厂,在底层摸爬滚打12年才遇上上大学的机会,自当珍惜。虽然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但书是好好读的,希望能够改变命运的时候好好搏一下。就在这个背景下,毕业前不祥的苗头通过一件又一件事露了出来……先是一张有影响的群众团体的大报的“群工部”打电话约我谈话。到了编辑那,两位岁数不小的女编辑关心起我的家事,还再三询问,“您在信件和日记中说过,爱情是需要更新的吗?”我不明事由,回答:“这是我最想说的,这话是鲁迅说的,在《彷徨》里你会找得到。”两位对我的回答没兴趣,但这次谈话是不祥之兆。

过了两天,接到国写诗结识的好友高伐林的电话:“廷滨,你要有思想准备,有人搞了你的内参。”在那个年头,这几乎就等于医生对你说:“你得癌了,回去想吃吃什么吃吧!”好友高伐林要救我,冒险与我相约,交给我一份复印件。内参是这样的基调:获奖诗人叶某人宣扬爱情必须更新的资产阶级腐朽世界观云云。与此同时,这张报纸公开刊登“爱情必须更新”的大讨论。怎么办?我知道在一场运动中不幸被选中当了靶子,因循苟且,我不能坐等受辱!我找到了学院领导袁方同志,她是在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大姐。袁方同志亲自带着有关材料到相关领导机构去澄清事实,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学生,她说:“1957年的时候,有一个叫那燕祥的诗人是我的同事,我没能保护他。现在我会尽力保护我的诗人学生。”经过努力,那家报纸批判“爱情需要更新”的活动无疾而终。虽然公开面的批判停止了,但出于维护某些机构的面面,我不能在北京就业,必须到外省工作。(写到这里,我向袁方大姐在天之灵致敬!在我毕业后最困难的时候,她把我写的《校园里有排年轻的白杨》在法国发了版权,给我寄来6000法郎。她还向我道歉,说没能把我留在北京……)

在同年级的毕业生分配工作两个月后,学院派出系主任杨田春将我送到了那个省城。在省院院秘书长黎本初的办公室,杨主任介绍了我的情况,并表示如接收我有困难,他将带我回学校。黎秘书长表示愿意接收,完全没问题。他们俩热情地握手,我想,移交“战俘”的任务完成了,希望战争结束……

现在报纸就在手上,而且还有一家杂志用半本刊物的篇幅搞了个像批“三家村黑帮”的规模来批判我。报纸和刊物上的文章没有点名,但所有的暗示都指向我。两年来从北京到省城,朋友相帮,老师相教,最后我还是掉进“阶级斗争”最常见的“抓典型”这个坑里了。我必须冷静下来,摸清这“坑底”的样子;杀不了头,坐不了牢,最多开除,真开除也不易,这还有一条“现行”,只有言论与思想。连日记和通信都公开了,也就摸到底了,不就是羞辱我,让我没脸见人嘛!到底了也好,也就踏实了!

二月后有句话说得真好:“人生最底层有一个好处,就是无论从哪个方向努力,都是向上。”那些少不更事的日记和书信都被拿来当成羞辱我的利器公之于众了,还能坏到哪里去?掉进坑底只有一条,这个时候谁也帮不了你了,你必须自己对自己有信心。信心就是两句话:不可能更糟了,没有短处再捏在别人手里。一是可能更糟,这就是希望,就是翻身的起点;二是你的命运在自己手里,没有短处再捏在别人手心,这就是向上的原动力!

我知道,整个机关这个时候都看着我,我暗暗地说:放心吧,我不是这个院子里秋天的落叶。报纸上那个批判我的人化名“秋枫”。

在这些看着我的眼睛中,有一双眼睛,她看着这个从北京发配来的大学生,读完批判他的报纸后,静静地放下报纸,一个人走出机关院门,一个多小时后,又回到院子里,理了发,手上还拿着一个包子,边走边吃回到办公室。这个人几年后成了我的妻子。

她不知道,在理发之后,吃包子之前,我还办了一件事。我过了马路到对面的省报大楼,找到了群工部部长:请转告总编,我要求报社对此进行调查,并公布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至今没有公布。3年后,我被任命为刊物的副主编,分管的上级领导握着我的手说:不要再提调查报告了,本来也没有点你的名,任命就是组织上最后的态度嘛!

是啊,这就是人生,你从坑里爬出来了,而那个坑一辈子没有帮你填上,让你常常回味掉进坑里的滋味,让你当心脚下……



喜欢花的人会去摘花,而爱花的人会去浇水。 漫画/赵春青

## 资讯快递

**中国美术馆举办“朱铭人间系列雕塑展”**

本报讯 继2006年举办“朱铭太极雕塑展”后,中国美术馆于7月19日再度举办“朱铭人间系列雕塑展”。此次“朱铭人间系列雕塑展”,包括了朱铭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迄今已逾30年的作品,完整展示了朱铭“人间系列”的创作历程,同时如“人间系列一因”等最新作品也将在展览中首次公开面世。

本次展览包括“人间·众相”——以人百态为主题的系列创作,演绎你我共谱的脸庞,包括“人间系列-彩绘木雕”的各种主题如摩登女郎、三姑六婆等;“新安·人生”——包括“人间系列-三军”、“人间系列-和尚”、“人间系列-裙的故事”、“人间系列-游泳”等。在朱铭的创作下,千姿百态的人群表现得一览无遗;“材质·对话”——展示以海锦铜、不锈钢、石雕等不同材质创作的作品。(法明)

**单田芳首部现代立体评书《羊神》杀青**

本报讯 7月15日,由“中国评书第一人”单田芳演绎的现代版立体评书《羊神》在北京举行杀青仪式。

电视版评书《羊神》由恒源祥纪实文学作品《羊行天下》改编而成,是通过百年老字号恒源祥的发展展现中国品牌价值的发展轨迹,对展示中国品牌有着重要的价值。这部电视评书作品,是单田芳大病初愈后的荧屏首次开讲,以75岁高龄演绎现代立体评书,对单老来说是一次突破。

《羊神》的导演史艳芳说,《羊神》在中国评书史上具有突破性的价值,它是在纪实性的基础上,进行真正的艺术再现。除了单老师说书外,会在后期制作中加上大量的影视纪实资料,这是评书史上国内各大电视台上。(君文)

郝亚玲

# 荷香古韵微山湖

久居喧嚣城市,不免想放松一下身心,来到微山湖,一定会给你带来炎炎夏日的一抹清凉。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不到微山湖是无法真正体会这句诗的意境的。每年7月底至8月初,是荷花争妍斗艳的时期,也是游湖的最好时机。微山湖数百里湖面荷花飘香,接天连绿,一派壮观景色。最壮观的当数微山湖西至爱湖这一片荷花,足有十万亩,荷花有红、白两色,红的嫣然如霞,白的清丽典雅。那拇指般粗的莲梗将直径一米多的荷叶高高擎起,密密匝匝。有的荷花昂首怒放,大若碗口;有的小荷尖尖,犹如欲射出水的箭。朝吹荷露,夕眠花露的蜜蜂“嗡嗡嗡”不停地飞来,在花丛中特有的各色蜻蜓,或俏立于荷尖,或用尖尾轻触水面;水中游鱼不时跃出水面,溅起簇簇水花儿,甚或“澎”的一声落在荷叶上,复又弹起,跃入水中。

荷花因“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质,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盛赞;而世代劳动人民则把财、福、平安寄寓于荷花,常见画里的神童或跃龙门的红鲤有荷花与之相伴;另外荷花被视作祥瑞、圣洁的象征,观音菩萨端坐莲花宝座,哪屹身穿荷叶莲花衣,世人对荷花的喜爱可见一斑。

七月骄阳似火,采一片荷叶倒扣头上,淡

香扑面,真是一把原生态的遮阳伞。如遇暴雨倾盆,那浓密硕大的荷叶,像撑起的面伞,游人尽可匿身叶下,领略雨中荷花荡荡的景色;暴雨如注,水中飞花,晶莹的水珠落在荷叶上发出雄浑的声响;雨势渐弱,雨丝飘洒荷叶,发出蚕食般“沙沙”声,待风消雨霏,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勾起湖水,亦被荷香浸染。

游览微山湖是一定要登临微山湖的,最有名的当数建在全岛制高点(凤凰台)微子墓。据史载,商纣王之兄微子,因不满纣王的暴政,向其谏言数次,而纣王屢屢不听,其后微子愤而出走,隐居湖岛并葬于此地,微山湖由此得名。登临凤凰台,举目四顾,远山近水尽收眼底;百里湖面波光跃金,白帆点点;十万亩荷花映红天日,缕缕馨香沁人心脾。

微山湖名扬天下,还因它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依托浩淼的微山湖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千顷芦苇荡里痛击日寇,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诗人元帅陈毅过湖时曾经写下了“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的著名诗篇。“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脍炙人口的歌曲,不仅是浴血战斗的国歌,更是抒发革命情怀的浪漫曲……

**第四届王洛宾音乐艺术旅游节举办**

本报讯 (记者梁景辉)为期3天的“第四届王洛宾音乐艺术旅游节”,7月17日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西海镇的金银滩草原开幕。

金银滩草原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经典歌曲的创作地。近年来,海北藏族自治州加大了挖掘推介王洛宾音乐艺术的力量,投资680多万元建成了“金银滩原子城”和“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将金银滩建成了青海省“民族音乐采风基地”和“摄影家创作基地”,使金银滩草原成为全省唯一的4A级景区全覆盖地区。

据悉,本届王洛宾音乐艺术旅游节主要内容有“有缘千里来相会”“金银滩之夏文化旅游启动仪式”“篝火锅庄舞表演”“赛马会”、“大美青海—美在海北”风光摄影及美术作品展览,州委州政府还将在州民族文化活动中心举办王洛宾经典歌曲光盘发行仪式。

**中国最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征文颁奖**

本报讯 由中国散文学会、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影响力人物杂志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最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征文颁奖仪式,于7月16日在贵州省三都县九阡坝举行。

本次征文活动自今年3月份开展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收到全国各地来稿1800多篇。这些作品围绕爱情主题,形式多样,体裁新颖,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个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人们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经过评委认真评选,共评出一等奖1篇,二等奖5篇,三等奖10篇,优秀奖50篇。部分获奖作品将结集出版。

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有一个公开的爱情驿站——卯坡,水族青年男女在这里以歌传情,以歌示爱,以歌择偶,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而浪漫的爱情故事。(学文)